

孽缘神功

(台湾)

卧龙生 著

上



孽缘神功

(台湾)卧龙生

上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孽缘神功

卧龙生(台湾)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铁一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80 千字

1995 年元月第 1 版 1995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7-80605-151-1/I·114

定价:(上、下)12.50 元



卧龙生先生(右)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陈华昌(左)及本书大陆版权代理人张小侠先生(中)在一起

内 容 提 要

中原武林七剑名震天下，三年一度会剑九宫山，突遭巨变，被人袭击，五阴穴脉受制，人性迷乱，变成僵尸，任由淫魔南宫琪美驱使，作恶江湖，武林劫难将至。

少侠姚秋寒，危难时刻，受辱负命，奔走江湖，历经风险，联雄抗魔，同仇敌忾，共挽武林狂澜。哪知人入江湖，身不由己，牯玲绝顶方摆脱美艳少妇古兰香的百般羞辱，又落入“海龙帮”圈套之中。武矾堡撞“还魂”险些丧命，乱坟岗碰“冥阴”频见阎王。才踏生地，复入死境。为救佳人，极乐界服“春药”蚀骨销魂，祭灵塔遇“孽缘”鱼水相欢。英雄美人，荡气悲歌，使人难以否认人类的本能、爱的升华、生命的延续。

一腔热血澎湃的男儿心，一股柔情似水的女儿意。

一套精彩绝伦的武侠创作，一代武侠大师的压箱绝技。友谊之描写令人如沐春风；爱情之刻划教人咀嚼良久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悬念迭生、气势浑厚，博大沉雄。实属上乘佳品，难以释卷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庐山炼丹话劫因	(1)
第二章	少阳神功七日寒	(50)
第三章	剑如秋水锄鬼嚎	(98)
第四章	奇丑巫婆柳身摇	(144)
第五章	龙剑争锋锣鼓起	(187)
第六章	南柯一梦百日醒	(219)
第七章	少阳冰禅一掌拼	(274)
第八章	一月冬眠还魂丹	(318)
第九章	是敌是友待分明	(363)

第一章 庐山炼丹话劫因

庐山，盛传为古代仙人匡庐，成道之所，灵山福地，风景幽雅，名山胜景，常有高人侠隐，雅士墨客，啸傲烟霞，吟风弄月，流连忘返。

不过，庐山绝顶牯岭，终年云雾迷绕，地处奇寒，烟树迷离，牯岭绝顶向来渺无人迹。诗人苏东坡先生有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之诗句，便是指说牯岭绝顶之迷雾浓云，笼罩整个庐山，所以使人不登庐山不知真面目之说。

残星未曙，弦月在天，蓦然小庐山下映出一点白光，由远而近，如星飞丸泻，贴地如流，直向牯岭绝顶射去。

那点白光速度奇快，眨眼间，已临绝顶峰腰——

忽然一声大喝，响如洪钟，震得四外空山起了回应，接着两条人影，疾如流矢，由绝顶之上一前一后，飞泻而下。

前面那条人影，轻功较后头人影快逾数倍，只见喝声余音未落，他人已翩然飞落，把那白光去路截住。

此时白光一敛，雾影之中，现出一个须眉皆白，皓首苍苍的老和尚，手中执着一把拂尘，拂尘似是银丝制成，

映着月华，灼灼生辉，刚才那点白光，原来是老和尚手中拂尘所致。

老僧面前飞落的人影，是个中年的文生相公，手中执着一把纸扇，儒冠朱履，一派斯文温雅之气。老和尚看清儒士之后，轻宣一声佛号，说道：“老衲少林大雄，施主敢是名震江南儒侠王青阳？”

中年儒士呵呵一声清越朗笑，道：“王某本来以为是何方高人侠士云游庐山胜景，想不到竟是大雄侠僧……”

语音未完，紧随江南儒侠王青阳之后驰下的人影，已然捷速飞腾而到，只见是个面如冠玉，目若朗星，鼻似悬胆，英气隐现的少年。

大雄老僧沉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道：“王施主，老衲并非浏览庐山景色而来；敢问施主牯岭绝顶，是不是真如传闻有武林弟子在此炼丹？”

此语一出，儒侠王青阳和那背剑少年，脸色骤变，王青阳肃穆说道：“老禅师一代侠僧，难道还无法看破红尘功名富贵，妄生贪念……”

大雄老僧寿眉低垂，截声缓缓说道：“老衲在少林静心禅院面壁十八年，功名富贵，人生贪念，早已抛弃九霄云外，请王施主不要误会老衲来意。”

大雄禅师乃是名震天下武林一代神僧，王青阳何尝不知大雄声誉名望？！不过今日庐山神秘炼丹之事，关系着数位武林高手命运，所以王青阳不得不如此重视，而且这庐山炼丹之机密，可说极端隐秘，凡是知道此事者，四

十七日来都被派在牯岭四周护法，朝夕不离此山一步，大雄禅师如何能得知这秘密实令王青阳震惊、疑惑，因而王青阳不顾大雄老僧辈份声望，加以责问，以能明了对方心迹来意。

江南儒侠王青阳，沉声说道：“老禅师，请恕王某直截了当地说：庐山炼丹，乃是关系着武林数位绝代高手生命，连带影响到今后武林命运，当今庐山牯岭已经守有天下一流高手相护炼丹之事，老禅师如果没有必要之事，请勿再逼近牯岭一步，而卷入这场恩怨是非之中。”

王青阳这番话，含有一种警告的意味，他是说：当今牯岭绝顶布满武林高手，维护炼丹之事，如果大雄禅师是存心窥宝而来，能令他知难而退。

大雄禅师像似涵养极深，闻言脸上没有半丝愠色，静容说道：“王施主，老衲是三日前，路经钱塘凤陵渡偶然得闻庐山炼丹之事，当今牯岭既然已有王大侠等人充做护法，老衲倒不必操这个心了。”

说罢，大雄禅师单掌微立作礼，转首要走，突听儒侠王青阳微微一笑，叫道：“大雄老禅师，暂请留步。”

原来王青阳听了大雄禅师这句话，知他是在凤陵渡听得此事，生怕邪魔外道赶来抢夺，所以赶来庐山一观究竟。大雄禅师乃是一位绝代高僧，今日庐山炼丹，事关重大，如果陡增一个大雄禅师做护法，炼丹之事更可指望成功，所以他出声叫住大雄禅师。

侠僧大雄禅师闻言止住，问道：“王大侠还有何事指

教？”

王青阳突然脸上罩了一层凝重之色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老禅师，请恕王某刚才无礼得罪之语，唉！王某因为身负重任，担当庐山炼丹护法之职，不得不慎重拦截盘问前来庐山的任何武林高手。”

大雄禅师肃然道：“老衲目睹施主印堂皱纹隐布，早知施主身心负担沉重，老衲绝不见怪，不过老衲有些事不太明了，施主如何说庐山炼丹，关系着武林数位高手性命，如果施主认为无关大局的话，请能不吝相告。”

王青阳浩声长叹道：“老禅师面壁少林静心禅院十八年不履江湖一步，当然不知半年前在九宫山发生的一件大事，唉！老禅师请随王某上牯岭详谈。……”

说话中，他转首对青衫少年说道：“寒儿，你先上牯岭转告法灯大师，说我相请少林侠僧大雄禅师造访。”

青衫少年恭恭敬敬向王青阳行了一礼，朗声道：“寒儿遵照王师叔吩咐。”

语音一落，人如飞隼投林，腾空飞射而起，捷如猿猴，直向牯岭绝顶奔去，眨眼间，人影已消逝山夜中。

大雄禅师自从青衫少年到达时，就仔细打量了他数眼，觉得这少年生得丰颐广额，骨格清奇，英华内蕴，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练武奇才，这时眼见青衫少年轻功火候的，不禁赞道：“王施主，那少年是谁的弟子？如果老衲猜得不错，此子若有名师指教，不出十年，江湖武林多一位武林奇才了。”

江南儒侠王青阳，凄声一叹，道：“此子虽然天生聪慧异禀，无奈命运多舛，唉！如果当今庐山炼宝没成，或遭意外，他难免在百日后夭折。……”

大雄禅师听得寿眉紧皱，问道：“王大侠此话怎说？”

儒侠王青阳仰首凝望一下牯岭绝顶，长长吁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孩子乃是王某金兰之交，秦岭一剑翁啸苍之徒，姓姚，名秋寒，他在半年前连同武林七大高手在九宫山遭受了人家暗算，伤及络焦心脉，阴毒潜伏体内，百日后即将伤发惨死！”

大雄禅师乃是少林寺硕果仅存的一大高手，武学造诣渊博，闻言缓缓说道：“络焦心脉，乃属人身晕、轻、重、麻、哑、死七十二穴以外的五阴穴脉，一吃点中，真气核破，四肢绵软，全身有如刀割，痛上七日，狂喷黑血而死，姚秋寒这孩子遭人伤及络焦心脉，为何还身负功力？王施主，老衲着实刚在月前破关少林静心禅院，对于半年前九宫山发生的大事，一点也不知晓，也无从耳闻，王大侠是否能将九宫山的经过明白相告。”

王青阳轻叹一声，简略地将九宫山发生一件大事经过叙述出来……

原来在六个月前，中原武林七剑，遵照惯例，三年一度会剑九宫山，切磋武学，谈论武林大事，就在这次的会剑，却遭受空前骤变，七剑分别在九宫山着了人家的暗算。

王青阳叹声说道：“中原武林七剑，包罗了中原武林

的各大剑术派系，因为名望之重，生怕这事情公开后引起武林恐慌，所以七剑在九宫山遭受暗算，大家就决定将这件事隐瞒起来，暂时不公诸于武林，所以当今江湖武林上事外人，还没人知道这件事。”

大雄禅师闻言脸上色变，内心震惊不已，要知中原七剑，乃是武当、昆仑、崆峒、终南、点苍五大派当今掌门，和秦岭一剑翁啸苍，九宫魔剑郁玄清七个人组织而成的中原武林七大权威剑手，这七人可以说是当今中原武林剑术精华高手，他们七人同时遭受暗算，这事若公诸武林，中原武林当真要引起一阵骚动。

大雄禅师白眉紧皱，问道：“王大侠，老衲想不出当今江湖武林上有哪一位能够暗算中原七剑的人，倒不知那个凶手是谁？”

王青阳和大雄禅师谈话间，两人已经登上牯岭绝峰，浓厚迷雾中，峰头现出一个肥头胖耳的老和尚，手中握着一根儿臂粗细的生铁禅杖，旁侧凝立着那个青衫少年姚秋寒，胖和尚目见二人登上峰头，哈哈一声震耳洪笑，道：“大雄禅师，是什么风，将你吹上庐山来啦！哈哈，盛传侠僧隐居少室峰，韬光养晦，已经不问世事十八年，没想到今日又重履江湖武林了。”

大雄禅师拂须一笑，迎身上去，道：“法灯兄，咱们自从华山一别，屈指算来已经二十七年没见，法灯兄的技艺，定然更超凡入圣了。”

大雄和昆仑法灯见面，互相寒暄几句，四人缓步登上

牯岭。

一上牯岭，大雄禅师立刻感到一股温气，抬首望去，只见牯岭绝顶千寻雾影中，一根参天火柱直冲霄汉，将绝顶平台下，方圆数里内外的草木完全幻作一片金光异彩。

绝顶平台铸造了一座炉灶，冲霄火光，便是那熊熊的炉火。

炉灶之旁，隐约看见三条人影用日常打坐之法，围成一个品字，三面护住炉灶，兼且照顾炉火。

儒侠王青阳抬头望了平台绝顶炉火一眼，说道：“中原七剑自从半年前遭受暗算，七人便陷入昏迷，气若游丝，若非得到仙谷神医皇甫珠机，精心疗治，以灵丹仙草护住心脉气机不断，他们早已尸寒骨枯多时。”

大雄禅师低喧了佛号，道：“仙谷神医皇甫珠机，乃是盖世神医，医术渊博，具有起死回生之术，盖古凌今。七剑经他悉心疗治无功，由此可想七剑遭受的暗算，是种极为厉害的阴歹绝技了。……那么？那座炉灶提炼之物，想来是仙谷神医皇甫珠机，提炼为疗治七剑残疾的丹药吧！”

王青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座炉灶丹药，已经提炼了七七四十九日夜，再过一个多时辰，便要大功告成。这座炉灶丹药，不但关键着七剑和姚师侄八条性命安危，而且关连到当今隐藏着一丝武林恐怖杀劫命运。”

大雄禅师宣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说道：“老衲今日若非鬼使神差在凤陵渡巧闻庐山炼丹之事，赶赴庐山来一观究竟，老衲真不知江湖武林中已经发生了莫大变化。”

王青阳道：“咱们在庐山炼丹，目的虽然是要挽救武林七大高手的性命，其实最主要的，是欲问七大高手被暗算的主因，以及凶手组织来历派别。”

大雄禅师突然福至心灵，抬头望了在侧的少年姚秋寒一眼问道：“王施主，你说此子也身历九宫山劫难……”

他话尚未说完，王青阳已经知道大雄老僧意思，截声说道：“不错，九宫山唯一劫后余生，神智清醒者，只有姚秋寒师侄一人，咱们便是由寒儿口中得知七剑这次会合九宫山谈论的一些话，加以研究，方才得知七剑生死，关键着武林今后命运，唉……”

“姚师侄今日能够逃脱大难不死，也是经过仙谷神医皇甫珠机九日九夜力加挽救，方才神智清醒过来，不过他这时尚未完全复原。根据皇甫珠机诊断说：姚师侄似乎食下一种失神散魂药物，消失了昔日的记忆，所以对于七剑会晤谈论的话，他还无法回忆起来。”

大雄禅师闻言抬头略一注视姚秋寒，果然发现他眉宇之间青暗，神智有些恍惚，看罢，不禁暗暗叹道：“此子骨格清奇，是百年来难寻的一块浑金璞玉，如果他真因此变成白痴，那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”

大雄禅师道：“王施主，九宫山劫难中，除了七剑和这位姚施主之外，还有何人？”

王青阳“噢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因为九宫中劫难中，还没丧命者，只有七剑和姚师侄，所以王某没提起旁人，其实在半年前九宫山丧生者，共有三十四位，他们全是中原七剑

的弟子。”

大雄禅师听得连声叹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想不到九宫山劫难，竟有那么多道中人丧生。”

王青阳道：“那三十四位弟子，乃是武当、昆仑、崆峒、终南、点苍五派的精华得意弟子和九宫魔剑一位高徒，这些人死了，将使我中原武林蒙受大害，各派武术即将传后无人。”

大雄禅师问道：“王施主，难道你等由那些死者的伤痕看来，无法断定出是哪一派中人施为的吗？”

王青阳摇摇头，叹道：“由七剑的伤势，以及死者致命创伤看去，凶手乃是一个武功盖世，机智超绝，毒辣残酷绝伦的人，但王某和仙谷神医皇甫兄，也都无法推断出是什么武功，使众人致命的。”

大雄禅师道：“既然七剑伤患病源还没察出，皇甫珠机费尽心机，在庐山炼制那炉丹药，是否有把握挽救众人性命？”

大雄禅师的语音刚落，突然一缕冷冰冰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七剑的伤源，乃是五阴穴脉遭人用一种阴歹掌力击伤，虽然不知是什么毒功，但老朽所提炼的药丸，若是能炼制成功，纵然再重的伤势也能起死回生……”

那语音一顿后，又接道：“青阳兄，不知这位大师是谁？”

大雄禅师闻言抬首望去，只见一个面容清瘦，胡须齐胸的白发老人，缓步走了过来，大雄禅师不问可知，这人

就是盛传天下第一神医——仙谷神医皇甫珠机了。

王青阳目见皇甫珠机由平台下来，忙说道：“皇甫兄，药丹提炼的过程怎样？这位乃是武林上盛传的一代侠僧，少林大雄禅师。”

仙谷神医皇甫珠机闻听大雄禅师之名，脸上微微动容，道：“哦！原来是少林神僧，老朽皇甫珠机这边有礼了。”

大雄禅师哈哈一声长笑，道：“素闻皇甫施主医术通神，具有手转乾坤之能，老衲心仪已久，请皇甫施主容恕老衲刚才匹夫之见。”

原来大雄禅师素知这位皇甫珠机，性情高傲、怪癖，生怕刚才自己之言，使他动怒，于是赶紧陪礼。

其实大雄禅师和王青阳、皇甫珠机三人，在当今江湖武林的声望，并驾齐驱，皇甫珠机虽然心中有怒，但听了大雄之名，也要立刻买个帐。

仙谷神医皇甫珠机，憔悴的脸容，泛出一丝难得的微笑，道：“老禅师说哪里话，老朽四十九日来被烈火熏烤，火性大得很，还望大师不要见怪。”

王青阳目见二位绝世高手，互相谦容，心中暗喜，忖道：“刚才两人如果是一言不互合，相结怨起来，自己不知要如何调解才好。”

大雄禅师面容端庄，沉声说道：“皇甫施主，你等数十日来，为这武林重任，奔波劳碌，老衲枉称侠义道中人，但却如蒙雾中，悠闲于事外，真是遗憾，今日皇甫施主等人

如果有份差事让老衲做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王青阳呵呵一声轻笑，道：“王某在峰下叫回老禅师，就是想请大师充做一个护法，既然大师这么说，王某不得不接受这份盛情。”

皇甫珠机突然对大雄禅师说道：“老朽当今所提炼的九颗丹药，乃是以一株旷世罕逢的参菌和千年何首乌为主，数十种奇珍异草灵药为辅，炼制的‘九转回生丹’，这炉丹药贵重至极，通常武林中人服食得法，只要服食一颗，便要增强数十年功力，如果这消息传出江湖，定要引来邪魔外道加以抢夺，现在相距大功告成只有一个多时辰，绝不容有丝毫疏忽，否则就要功亏一篑。”

“所以老朽现在请青阳兄和法灯大师，在这短短的一个时辰内，不离开护守炉灶左右，大雄老禅师今日既然自愿援以一臂之助，老夫不客气地请老禅师担任护法这事，大家赶紧登临平台绝顶吧！”

说完话，仙谷神医当先一人直对平台绝顶走去。

这时平台绝顶炉灶之旁，还有两位昆仑派的法灯大师高徒照顾炉火，火光灼灼不熄，直冲霄汉。

大雄禅师、法灯和尚、王青阳、皇甫珠机和姚秋寒一行人上了平台，立刻分坐炉灶四周围。

炉火经过四十九日连续焚烧，火焰变成了暗青色，焰热如焚，大雄禅师虽然内功精湛，已练到寒暑不侵之地步，但距离炉灶三丈，也感十分难耐。

王青阳等人四十九日日夜烤焚，已经较为习惯，他眼